



淺談地方文獻之採集：以族譜為例

P28-31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專任助理

廖慶六

族譜是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，地方政府在編修地方志時，通常會博採各姓氏族譜資料，將它做為縣志或鄉鎮志中，「氏族誌」一章資料內容的素材。過去臺灣地區省、市、縣之文獻會，在其組織規程中就有一條徵集「本省市縣人民私家譜牒」之規定。（注1）最近，在文建會主辦的地方文獻數位化相關研究報告中，發現族譜與方志都是屬於數量較多的地方文獻。（注2）在《香港史研究書目》一文中，作者收錄了70本譜牒書目，把它與方志、彙書、輿地圖志、筆記等，併列為研究香港地方史的重要文獻史料。（注3）因此，重視地方文獻蒐集與典藏機構，及有志於地方史研究的學者，絕不可錯失對族譜文獻的採集與利用。

族譜也是屬於一種灰色文獻，一般人要採集它都很不容易。看看歷代各家各姓族譜，當初手抄本極少會有複本，而刊印者其數量也是非常有限；現代人編修族譜，少有申請一個國際標準書號（ISBN）的做法。族譜是記載祖宗名諱及先人事蹟的家族史料，在慣例上，它是密藏祠堂而不對外人披露的，因此它是否能在人間長長久久流傳下去，常會因人、因地、因事之異而有不同之命運，在幸與不幸間，實有天壤之別。在國內外典藏中國族譜文獻之眾多單位中，紙本數量最多的要算是上海圖書館了，考其累積龐大數量的原因與經過，可說是在因緣巧合情況下匯聚而成的，說它是一種偶然也是必然的結果也不為過。因為中國人編修族譜之風氣，要

以江南的浙江、江蘇、安徽及上海四個省市較為普遍，上海圖書館佔盡地利之便，加上老館長顧廷龍（1904-1998）是一位古籍版本學專家，在破四舊與文革等政治運動中，家譜被視為「封資修」的產物，而憑顧先生的膽識與眼光，能及時搶救從各處搜括而來的舊式族譜，其過程確實艱辛而難得。加上館方後來又能繼續進行採集行動，1995年底，由市政府專門撥款的「家譜搶救工程」正式啟動，因此造就今日上海圖書館之族譜文獻，總數約有一萬二千部、十萬冊以上之豐富館藏。（注4）

基於上述原因，採集族譜文獻確實無法像採訪、蒐集一般通行書籍的方便順利。但原則上，採集族譜也可借鏡圖書採集方法，在這一方面的文獻，已有很多前人的經驗可供參考，筆者另有專章論述，於此恕不贅述。（注5）以下謹就個人多年來的一點採集心得，簡略介紹幾種比較令我難以忘懷的訪書經驗，在此野人獻曝一番，如能提供大家分享或參考，實為幸甚。

採集經驗一逛舊書攤

到舊書攤淘書，是文人雅士的生活樂趣之一，大陸的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廣州，都有聞名遐邇的古籍書店或舊書攤集市；世界上知名的大城市，如東京、倫敦、莫斯科、紐約，也都有歷史悠久的舊書攤點綴其間。據說，蘇俄目前古書店已超過4,000家，日本東京一地，僅在導遊圖上的專業古舊書店就



有200多家（注6）。有舊書攤的存在，正可以反映一個都市的文化氣息，同時也是吸引觀光客的好景點。臺灣的舊書攤經營史不知源於何時，但臺北市的舊書攤市卻已日漸凋零，過去以牯嶺街為大本營，現在則是以光華商場為多，汀州路仍有2家，而信義路國際學社旁4家，早被夷平而劃入大安公園了。據多位書攤老闆們的反映，現在舊書貨源短缺及買書人口減少等因素，逼迫他們不得不收攤或改變經營項目，因此目前光華商場已有淪為電腦與光碟販售店之趨勢了。中南部的舊書攤情況，更是微不足道，何況店中舊書不像舊書，像臺中市、臺南市的一些舊書店，歇業關門者大有人在，而店去書不在之景象，卻屢屢可見。

筆者收藏族譜的來源管道很多，包括從舊書攤淘書、姓氏學會同儕贈送、兩岸文化交流交換、在國外旅遊獲得等，其中六成以上是經年逛舊書攤的成果，這還包括族譜名家羅香林的一批舊藏遺物。史學家羅香林教授（1906-1978），他一生奉獻於族譜學的研究與教學，其私人藏書頗為豐富。（注7）談起羅香林的舊藏族譜文獻，其總數至少在200部以上，但我所購得者只有52部，其餘流向不明。記得在民國77年底，在臺北新光華商場的百城堂林漢章先生處，首次看到這一批羅氏舊物，幾經還價後，於次年1月一次購下，自此視它為珍貴文物。兩年後的80年4月間，臺北市文獻委員會聞訊來函請我割愛，他們希望我能轉售羅氏族譜藏書，將它與該會圖書室的五百多部族譜一起典藏，但因自始難捨而未果，今日特此記下這起遞藏因緣。

要在臺北舊書攤買族譜，已經變得很困難了，有時要逛數月才能見到一部自己還沒有有的版本，店家稀稀落落而「一譜難求」，若要專程去逛店購譜，確實會令人感到心灰意冷。回憶過去還有一次購進十數本的機會，這種情況最能鼓舞我多逛舊書攤的衝勁，但是好景不常而令人懷念不已。記得在牯嶺街

與寧波西街交界處，就有一家店面黑黑暗暗的文史書局，於民國78年6月，曾向該店老李一次購得18部族譜，事實上這是一批臺灣出版的普通本族譜，但據他說，這批族譜也是準備寄賣給美國大學圖書館的舊書，此書店現已關門大吉。南昌街上蔡老闆的妙章書局，當然也是我常光顧訪譜的舊書店，這裡舊版臺灣史籍很多，也會進一些族譜佳本。其它的舊書店，如牯嶺街的書香城莊先生、易林書局蔡先生、人文書舍張先生，光華商場的吳老闆、廖先生、劉先生等幾位資深的書攤老闆，平常和他們就已建立起較好的友誼關係，他們也都知道我的蒐集嗜好，因此把蒐集到的族譜，都儘量地保留賣給我，他們的熱心真令我感動不已。

採集經驗—旅遊訪書

離開臺北到國內外旅遊出差時，也是擴大我採集族譜文獻的好機會。過去二十多年來出差各地，經常都會有一些意外的收穫，不管是參加學術研討會、族譜展覽會、拍攝宗祠多媒體、進行田野調查等等，藉著開會、工作、旅遊在外的方便，也打聽一下當地的族譜出版概況，或向各地編譜者索閱譜書，甚至抽空逛逛舊書攤，都是接觸地方文獻的最佳機會。我在中南部參加過幾次族譜展覽會，因參加譜展而能認識更多的同好，因此獲得贈送族譜之機會自然增多。例如，洪敏麟教授就送我一部他主編的《洪氏族譜》；曾任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理事長的林瑤棋醫師，也送我二部他主編的《西河青龍族譜》。

1995年11月首次參加在福州舉辦的海峽兩岸姓氏族譜研討會，當場就獲贈幾部大陸出版的族譜；2000年5月參加在上海舉辦的族譜資源開發研討會，也同樣獲得熱誠友人贈送他們所編的譜書。最近有機會到南部拍攝祠堂古蹟，在拜訪各姓氏宗祠、家廟的同時，順便調查他們編印族譜之狀況，也很榮幸獲得了主人的慨然贈書。例如，由雲林西



螺「程氏家廟」編印的油印本《程氏族譜》，及鉛印精裝本《西螺埔心程氏族譜》，即因拍攝宗祠之機緣而獲此二譜。

讀萬卷書而行萬里路，這是一句耳熟能詳的勵志話。過去二十多年，由於貿易經商以及在國外工作之關係，經常有機會跑遍海外各大城市，在工作之餘或匆忙行程中，順便遊覽當地的舊書攤，應該算是一樁旅遊兼訪書的休閒好事。舉例來說，前兩年在新加坡服務期間，有機會就近接觸一些僑社及舊書店，並和當地的華裔館、宗鄉總會及各姓氏宗親會建立起良好關係。經過一段交誼往來後，很自然地有緣獲得熱心人士的持譜相贈。以新加坡呂氏公會為例，他們和臺灣人的祖籍一樣，會員原鄉大多來自福建、廣東，「呂氏公會」複印了一系列的呂氏族譜史料，已經出版的數部呂氏族譜，我也都蒐集到了。事實上，我在過去就已收藏幾部在新加坡刊印的族譜，其中有一套8冊、原刊於乾隆年間的福建金門《陳氏世譜》，它於1913年又在新加坡「翰墨林」石印再版，這是多年前在光華商場吳老闆的書攤上找到的。2000年8月中旬，我將此譜帶到新加坡，將它借給華裔館與宗鄉總會合辦的族譜展覽一起展出。另有一套10冊平裝的海南《符氏族譜》，原書有101卷，它於1938（民國27）年由海南「義陽堂」編纂，1982年再由新加坡「符氏社」重印。此譜體例嚴謹而內容相當豐富，我在光華商場曾錯過一次機會，直到最近再度碰上就馬上購下。新加坡華裔人口約近八成，當地有很多金門人及海南人的移民後裔，這兩本族譜均屬珍貴的鄉邦文獻，在時空轉變之後，竟然還能雙雙獲得他鄉裔孫的再版重印，今日保有它們，更覺難能可貴。

採集經驗—拍賣取得

族譜文獻列入拍賣市場到處可見，收藏家及圖書館都可利用拍賣競標機會，出價取得珍貴而喜愛的族譜文獻。據說幾年前在紐約

的一場孔、宋舊宅家私拍賣會中，還夾雜著一部孔祥熙所有的《孔氏宗譜》，所幸後來經由香港陸姓知名報人取得而轉贈給國史館典藏。1992年，由誠品書店主辦的「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」，在它的拍賣書目中，也有一部清朝版本的《暨陽洋湖祝氏宗譜》，內含手繪祖先畫像177幅，其裝幀精良而資料可貴。（注8）據說這部一套4冊的族譜，最後是以新臺幣8萬元之高價，由設在臺中市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取得。

中國大陸是中文古籍最多的地方，近年來的各家古籍拍賣會中，亦出現過一些稀有罕見的族譜文獻。在《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》一書當中，著錄大陸7家拍賣公司在1993-2000年間的古籍拍賣書目，其中約含二十部中國族譜文獻，內有幾部是屬於名家家譜。例如，目錄編號「中96.9-144」的《愛新覺羅宗譜》，是清朝皇室的族譜；編號「萬2000.11-445」的《吉州歐陽氏通譜》，是歐陽修的家譜；編號「萬2000.11-446」的《徐氏宗譜》，是徐向前的家譜；而編號「博98.6-209」的《合肥李氏宗譜》，就是李鴻章的家譜，相當有價值。（注9）

網際網路興起後，電子商務是網路業者力圖生存的不二法門，因此各種商品的網路拍賣生意因勢而起，其中古籍亦已成為拍賣商品之一。利用網路拍賣選購古書倒是方便無比，個人最近就曾利用網路拍賣網資訊，成功購得一部出版於1930（民國19）年的《焉氏族譜》。（注10）焉氏是相當稀罕的姓氏之一，在臺北、高雄兩市均有焉姓人士，而此部族譜在現有族譜目錄中均無著錄。

結語

坦白說，本文介紹的3種採集族譜門徑，可能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與心思，若要順利獲得心愛的文獻資料，更要付出高一點的代價。但是，內容好又是孤本的地方文獻，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良機稍縱即逝，再回頭時常有扼腕與嘆之憾。還有，本文是針對紙



本原件之族譜採集而論，若真要達到豐富館藏及方便讀者利用之目的，圖書館還可考慮採集影印本、微縮膠捲及數位化等形式的族譜。例如，臺灣曾有計畫出版55冊的《臺灣關係族譜叢書》，第一期4種29冊已出版，第二期計畫再出版8種26冊（龍文書局，1995年）。大陸至少也有三大套影印本族譜問世，包括：《中華族譜集成》共100大冊（巴蜀書社，1995年）；《家譜叢刊閩粵僑鄉卷》共50大冊（北京圖書館，2000年）；及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早期稀見家譜叢刊》共364冊（文津書店，2002年）。另外在微縮膠捲族譜方面，以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動作最快且數量最多，據說已經拍攝完成的家譜達20,000種以上，臺灣有多處圖書館及研究機構，已購藏其中的一部份微捲。族譜數位化是未來發展的趨勢，目前已有少數單位正在加緊規畫製作，有興趣採集數位化族譜的圖書館，正可拭目以待。

筆者個人收藏族譜已經超過20年，目前累計收藏紙本族譜近一千部。說起過去蒐集族譜文獻的心路歷程，也算是相當複雜的，在淘書樂趣中還夾雜著幾許的苦衷。採集族譜文獻並無捷徑，事實上它與古代藏書家及近代圖書館員的訪書方式大致相同，而最普遍採行的方法與原則，無非是要多跑、多問、多看。多跑書局、舊書攤，才能有捷足先登的好機會；多問書攤老闆、專業人士打聽書源，才能發現你所要的是在何方；多看相關書目、譜展與譜訊，才能獲取可靠的訊息。總而言之，訪書人欲圖好成果，只要勤跑與多用心思就是了。

注釋

- 注1：黃文瑞，〈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沿革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45卷2期，民83年6月，頁201-227。
- 注2：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小組編，《地方文獻數位化模式及相關標準研究報告》，南投：臺灣省文化處，1999年。
- 注3：蕭國健，〈香港史研究書目〉，《珠海學報》，第12期，1981年8月。
- 注4：王鶴鳴主編，《解凍家譜文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頁228-234。
- 注5：廖慶六，《我國族譜文獻蒐集整理與資訊化之研究》，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論文，民87年，頁39-51。
- 注6：王曉建編，《逛舊書店淘舊書》，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94年，頁73。
- 注7：廖慶六，〈羅香林與族譜學〉，載《中華譜牒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科技文獻出版社，2000年，頁110-119。
- 注8：陳揚德編，《第一屆臺北古書拍賣會》，臺北：誠品書店，1992年，頁25。
- 注9：姜尋編，《中國拍賣古籍文獻目錄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注10：雅虎奇摩·拍賣，《焉氏族譜》載 <http://tw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1102323379>；另一部《林氏族譜》在 <http://tw.bid.yahoo.com/tw/auction/1102401424>，【2002/7/3】。